地方文献整理的质量问题应引起重视

——以杭州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溪梵隐志》为例

张涌泉 洪 钰

(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,浙江杭州310028)

 摘要:《西溪梵隐志》整理的质量问题主要有:一是未能选择好的版本,承袭原文错

误,未发现错误并加以改正(承谬);二是未能正确解读古籍原文,以致产生句读错误(误

断)｡三是地方文献中有大量的地名､人名和方言俚语,在电脑录入中产生了不少错误(误

录)｡整理古代文献需要整理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,有良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,

更需要整理者以戒慎戒惧之心,才能做好工作｡

关键词:地方文献;整理;质量;《西溪梵隐志》

中图分类号:G256.3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

作者简介:张涌泉(1956-),男,浙江义乌人,教授,浙江省特级专家,中国文字学

会副会长,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,从事敦煌学和近代汉字研究｡

近些年,随着经济快速发展,各地文化建设热情也空前高涨,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呈

现一派繁荣景象｡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,整理者不得其人,许多地方文献整理成果错误很多,

不但浪费资源,而且谬种流传,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｡本文想以2005年杭州出版社出版

的《西溪梵隐志》(褚树青等标点,收入赵一新总编的《杭州佛教文献丛刊》第十册)为例,

就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举例作一说明,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后来的整理者､出版者的

警惕｡

《西溪梵隐志》,清顺治间浙江海宁吴本泰编撰,分纪胜､纪刹､纪诗､纪文四卷｡现

存顺治､道光､光绪三种版本｡顺治本卷首有吴本泰顺治辛卯(1651)秋八月的序文,另有

钱朝彦癸巳(1653)六月作的《梵隐志叙言》,这应是该书最早的刻本｡道光本刻于“道光

庚戌”,即公元1850年,系钱塘吴彤文重刊,该本不仅改正了顺治本的不少疏误,内容上也

有较大的增补｡不过道光本也有改而未当或误刻的情况｡光绪本刻于“光绪辛巳”,即公元

1881年｡光绪本卷数､条目和内容与顺治本基本相同,应系据顺治本重刊｡光绪本虽然也

纠正了顺治本的一些错误,但也增加了不少新的疏误｡褚树青等标点的《西溪梵隐志》标点

本(以下简称褚本)作为该书的第一部整理本,对于配合杭州市西溪湿地的开发自然是有益

的｡但该本的整理工作做得很粗疏,不但沿袭了底本的大量讹误,更增添了无数新的错误｡

现试择其荦荦大者者,分承谬､误断､误录三个部分,举例加以讨论(引文中一些与每条讨

论主题无关的标点文字疏误,一般径加改正,以免枝节)｡

一､承 谬

选择好的底本,这是古籍整理的先行工作,也是决定整理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｡然而褚

本既无前言､后记,也没有片言只语对其所据底本的交代｡考其内容和先后顺序,可以断定

褚本是以光绪本为底本排印的｡但褚本并没有参考更早的顺治本和道光本,整理工作又做得

很粗疏,因而光绪本原文有误的,往往承沿而不改｡例如:

例一､卷首慕天颜《西溪梵隐志序》:“自敦煌始译《法华》,晋僧昙翼伏处是山,著灵异之迹｡其徒杖履相从,溪云若接;晨钟夕磬,谷隐巢居,虽吴地之奥区,实梵天之小隐｡”

按:慕序原文顺治本作草书,引例中的“徒”字顺治本本作“ ”,实为“後”(简化

字作后)字草书,“后”字义长｡光绪本传刻者不辨,乃误认作“徒”字(道光本误同),褚

本承其谬｡

例二､卷一“朱桥百丈山墓记”条:“公嗜古勤学,不娴于时｡”

按:“娴”指娴习,“不娴于时”不通｡查“于”字光绪本作“於”,道光本作“于”,顺治本作“干”,“干”字是也｡“不娴干时”谓不懂得迎合世俗之道,文义顺适｡道光本“干”字误刻作形近的“于”,光绪本又繁化作“於”,褚本则承误排作简体“于”,大谬｡

例三､卷二“浪雪居”条:“浪雪居,在溪上叠嶂下,青芝之麓,逼邻石筠,对畤块庵｡”

按:其中的“上”字光绪本如此,顺治本作“ ”,道光本作“龍”｡其实“ ”乃“左”

字的俗写｡敦煌写本P.3742《二教论》:“于是乃奔南山, 右欲悉焚宝[货]仓库,鲁曰:‘本欲归命国家,其意未达｡今日之志(走),以避锋锐,非有恶意｡’”其中的“ ”亦为“左”字俗写,可以比勘｡传刻者不明俗字,一误作“龍”,一误作“上”,而褚本承误不能发正｡

 又“对畤”光绪本如此,顺治及道光本作“对峙”,“对峙”是也｡褚本亦承光绪本之误｡

 例四､卷四顾简《古福胜院记》:“溪巢,虚闻老人栖隐处｡”

 按:“虚闻”顺治本､光绪本皆同,“闻(聞)”实为“閒”字刻误,道光本正作“虚閒”｡

同书卷一“诗僧塔”条:“在溪巢庵左｡僧大善——字虚閒——葬所｡”又“古福胜院”条:

“大善,字心宗,号虚閒子,钱塘魏氏子｡”又卷四释大善《溪巢自述》云:“明溪巢有头陀行者,自称閒人,著书又称虚閒子,世不知其何许人也｡……自卜溪巢,四十年影不出山,

日惟课梅课竹,闭户著书以自娱｡人有叩曰:‘凡耶?圣耶?’则曰:‘我不在此住｡’或固

叩之,笑指梅竹,则曰:‘閒人而已｡’今头陀病且老,人有强叩者,乃自作传,又叙行脚｡

知其为云栖高足,名大善,字心宗,钱塘魏氏子｡”凡此皆可证道光本作“虚閒”是也｡而

褚本承误不能发正｡

 又按:卷三《安乐松轩》诗:“风林不秘声间法,瓶水瓶花袅篆烟｡”“间”字光绪本本

作“閒”,“閒”可读作“间”或“闲”,然“声间”“声闲”皆费解｡查顺治本､道光本皆作

“闻”,“声闻”是也｡光绪本“閒”乃“闻(聞)”字刻误,可与上例互勘｡

 例五､卷四刘《法华山重修东岳庙记》:“于乎!列宿森布,干旋元化,故天以不言而

成功;列职分治,宣布政教,故王者恭已以仰成｡”

 按:例中“干”字光绪本作“幹”,“幹旋”不辞｡查顺治本､道光本此字皆作“斡”,

“斡旋”指运转,“斡旋元化”犹言运转天地,正与文义密合｡《三国演义》第三七回:“将

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,补缀乾坤,恐不易为,徒费心力耳｡”“斡旋”义同｡褚本承光绪本简

化作“干”,大谬｡又末句“已”字顺治及光绪本作“巳”,乃“己”字刻误,道光本正作“己”

不误｡褚本作“已”,非是｡《论语·卫灵公》:“子曰: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?

恭己正南面而已矣｡”刘向《新序·杂事三》:“故王者劳于求人,佚于得贤,舜举众贤在位,

垂衣裳,恭己无为,而天下治｡”皆可参｡

 附按:例中“于乎”各本皆作“於乎”,“於乎”同“呜呼”,“於”音wū,叹词,这一

音义的“於”不得简化作“于”｡褚本亦类推简化作“于”,大谬｡

 例六､同上篇:“始蒙宁国王先生化缘,修换正殿柱木｡继有居氓祝松年捐,今塑岳圣

像,整辑廊庑神物｡”

 按:例中“今”字顺治本､道光本皆作“金”,“金”字当属上读,“捐金”指捐助钱财,

“金”字是｡光绪本“金”音误作“今”,褚本承误而以“今”属下读,谬｡同卷吴应宾《复

古法华寺碑记》:“众仍请之郡守庞公,承宠捐金给额,改为‘复古法华寺’｡”亦用“捐金”

一词,可参｡

 例七､卷四郎瑛《重修东岳行宫碑记》:“今年三月,余往谒之,见宋碑露于日下,召祝郑仕成语曰:‘石久风雨,坏无日矣,即蔽护之可也｡’明日适当会期,轰然碑碎,众方惊骇｡……又明日,祝来言其故,乞文彰之｡予以前言偶中耳,夫何能文｡辰余,祝又乞曰:‘碑之毁也,不伤人,神实司之｡先生其无靳于言,以昭灵异｡’子怃然曰:‘明皇东巡,适庙坏而阻

行;光武渡河,随人言而冰合｡帝王之所以一进一退,而成其名业者,天固为之,实人成之

也｡’是役也,神若启余,余敢负于神,负于人也哉!”

按:“子怃然曰”句的“子”字指向不明,费解｡查顺治本､道光本此字皆作“予”,“予”

即上文“予以前言偶中耳”句之“予”,乃本文作者郎瑛自谓也,“予”字义安｡光绪本形近误刻作“子”,褚本承之,而不察“子”字义之不可通也｡

例八､卷四吴本泰《朱桥百丈山墓记》:“德厚者泽长,故其(朴庵葛公)曾孙圮瞻先生崛起焉｡先生由乡解历司农,贤声藉盛,设教于南屏,四方称曰‘湖南夫子’｡”

按:“圮”字光绪本如此,顺治本作“圯”,皆误;道光本作“屺”,是也｡“屺瞻”语出《诗·魏风·陟岵》:“陟彼屺兮,瞻望母兮｡”后因以“屺瞻”比喻思亲,后常有人以此为名,当即葛屺瞻取名之所本｡查清迈柱等监修《湖广通志·名宦志》:“葛寅亮,字屺瞻,钱塘人,万历辛丑进士,撰《湖南讲九卷》､《金陵梵刹志》｡”(商務印書館1983)亦其证｡褚本亦承光绪本之误｡

例九､卷四严武顺《花坞莲居静室记》:“时众庵主复舍,供书本藏经之半而 如｡沈居士发愿募续,将莲藏全收,不独转一法华已也｡”

按:“ ”字光绪本如此,但此字字书不载,实“淳”古异体字“湻”字刻讹,顺治本､

道光本正作“淳”｡原文“而淳如”三字应属下读,意谓众庵主布施购置了半部藏经,沈淳如居士又发愿募资成其完帙｡标点者既不识“ ”字,而又胡乱标点,则原文愈益不可通矣｡

褚本唯一的一条校记是在卷二“法华律院”条:“顺治改元,里人廷请介彬质公传持教观｡”“廷”字光绪本如此,褚本于“廷”字后括注云:“疑‘延’字之误｡”“廷”字顺治及道光本正作“延”字,“延”字是也｡如果褚本参照了顺治本或道光本,便不至于限于怀疑了｡可惜即使这样的校记褚本也仅是灵光一闪,便被大量的谬误湮灭了｡

二､误 断

标点是整理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｡然后给古书作标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｡地方文献史料中往往夹杂有大量古代当地的地名､人名以及方言俚语之类,要正确标点更是难上加难｡

《西溪梵隐志》中既有许多古代西溪附近的地名､人名之属,也有大量的佛教术语,一些诗

文中又多用典故,这些名词术语和典故今天的人们听起来有的已经很生疏,如果不细细推敲琢磨,便容易产生标点的错误｡褚本的标点者似乎非常欠缺上述方面的知识储备,而又不愿意去翻检一些相关的工具书,仅凭自己的语感便轻下句读,于是产生的断句疏误确实是触目皆是,不胜枚举｡下面我们择其要者,分为六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｡

1､不识古地名而误

例十,卷二“水月庄”条:“在蒋庙西北,钟家桥南｡堂供佛像,庭祀英济侯｡宋时,

郡城水月寺田庐也｡秋雪､戒子､九龄､薪传重修｡”又同卷“慈觉庵”条:“在秋雪东里许｡……秋雪､戒子､等愚､净明､等元､长明隐修｡”

按:“秋雪”应是指西溪秋雪庵,为西溪著名寺庙;“戒子”指佛教受戒之弟子;“秋雪戒子”是指在西溪秋雪庵出家修行的僧徒,“秋雪”“戒子”本身俱非人名｡褚本在“秋雪”“戒子”后皆用顿号点断,则与下文的九龄､薪传､等愚､净明等并列,似乎都成了人名,非是｡

例十一,卷二“护生庵”条:“在生生庵之对岸｡乃獐叫庙,上人楷庵发心捐赀买,陈氏建犄角护生｡”

按:据上文标点,似乎“护生庵”就是“獐叫庙”,但“庵”“庙”功用有别,不见得是

异称｡其实“獐叫庙”为另一寺庙,其后的逗号当删,原文谓捐资建造“护生庵”的楷庵是

“獐叫庙上人”｡标点者不明“护生庵”“獐叫庙”之不同,乃牵合为一,谬也｡

又“陈氏”后道光本多一“地”字,当据补,原文当读作:“乃獐叫庙上人楷庵发心捐

赀买陈氏[地],建犄角护生｡”同卷上一条“生生庵”下云:“在云溪庵左｡亦慕公买陈氏地建,即请郑庵上人主之｡盖因云溪之不临池也,而又建此临池一庵,为云溪外护｡”可参｡盖“生生庵”､“护生庵”所在基址原本皆为陈姓人家所有,但庵固非陈氏所建也｡

例十二,卷四洪瞻祖《西溪旧志》:“惟宋留下西堰,水口曰‘秦亭山’｡碧云里许有寺,

佛慧攸同报先｡又西二里,曰‘桃源岭’,方井在焉｡法华广袤,岱灵挺纪,肸蠁通阛｡高

峰缅塔,龙归并坞,亘以朱仙｡华亭憩道,石杵睎岭,九沙所延二桥,沿仰三园达柏,至于

梅花泉｡厢牌既酤,村带既馌,爰度安前西溪之镇南,册仓侍里为钦贤｡”

按:“安前”为地名,“南册”为当时留下镇常平仓(古代调节米价的仓储)名,同书卷

一“留下镇”条:“仓一:故为西溪务,今改建常平曰南册,俱钦贤里｡”可参｡“惟宋留下”

起是一段韵文,每三句一韵(押ɑn韵),褚本不达于此,句读全乱了套｡原文应改读作:“惟

宋留下,西堰水口,曰秦亭山｡碧云里许,有寺佛慧,攸同报先｡又西二里,曰桃源岭,方

井在焉｡法华广袤,岱灵挺纪,肸蠁通阛｡高峯缅塔,龙归并坞,亘以朱仙｡华亭憩道,石

杵睎岭,九沙所延｡二桥沿仰,三园达柏,至于梅花泉｡厢牌既酤,村带既馌,爰度安前｡

西溪之镇,南册仓偫,里为钦贤｡”文中的“偫”褚本误作“侍”,兹据各刻本改正;又“缅”

字顺治及光绪本同,道光本作“偭”,“偭”有面向､背对义,似于义为长｡

2､不识古人名而误

例十三,卷二“芦庵”条:“万历初年,正等寺僧如觉,因龙归坞迁此庵｡……崇祯改

元,其嗣性圆寂,瑞克缵其业,拓庵成院｡”

按:“其嗣”以下费解｡其实原文当改读作:“崇祯改元,其嗣性圆､寂瑞克缵其业,拓

庵成院｡”“嗣”即法嗣,佛教中指承继其宗旨者｡“性圆”和“寂瑞”应为“如觉”两个弟

子的法名｡褚本不达于此,把“寂瑞”法名一分为二,大谬｡

例十四,卷四吴本泰《大苏林碑记》:“大苏永永与南岳并峙,已师郡中刘氏｡子讳海云,

法雨其字｡父庭,母廖｡弟昭法,名智琳,弟之子成鼎,即九牧｡”

按:首句“大苏”指“大苏林”,次句“已”应属上读,为句尾语气词;第三句“子”

字亦当属上读,“师”指“大苏林”的创建者法雨禅师｡又“弟昭”后的“法”字当属下读,

“法名”为佛教语,指皈依佛教后由法师起的名字｡同篇上文云:“大苏林者,法雨禅师手

创草庵也｡……得古赵山寺基,斥土鸠工,躬自拮据,不繇营募,赖季弟昭及法嗣含虚,殚

厥赀力,襄之落成｡”“弟昭”即上文“季弟昭”也｡原文应改读作:“大苏永永,与南岳并

峙已!师郡中刘氏子,讳海云,法雨其字;父庭,母廖;弟昭,法名智琳｡”

3､不懂佛教知识而误

例十五,卷四钱士升《古法华寺缘疏》:“今僧腊益高苦行,益力而所发弘愿,益复坚固｡”

按:引文应改读作“今僧腊益高,苦行益力,而所发弘愿益复坚固”｡“僧腊”指僧尼受

戒后的年数,文中指法华寺主济舟长老的年岁｡褚本盖不明“僧腊”之义而误读｡

例十六,卷四虞淳熙《福清庵疏》:“而九沙外,环一院,内摄宛福城之化,袭清凉之号,

惟福清禅院为华严宗云｡盖天历始布杂,华贞观首创竹院易名传教,使钱塘人得闻此经者,

斯其前驱也乎｡”

按:“盖天历”以下二句不知所云｡实则“华”字当属上读,“杂华”指《杂华经》,为

《华严经》的异名;“竹院”､“传教”则皆为“福清庵”的旧名｡同卷载毛奇龄《修复福清

禅院碑记》云:“按院创自唐贞观,以‘竹院’名;而僖宗中和间,有禅师性空居之,改名

‘传教’,种竹万竿,遂为胜场｡历传至元天历,复竖殿堂于万竹中,间以杂梅,一时游者

多为诗镌其堂｡”可证｡故原文当读作:“盖天历始布《杂华》,贞观首创‘竹院’;易名‘传

教’,使钱塘人得闻此经者,斯其前驱也乎?”“天历始布《杂华》”盖谓福清庵元明宗天历

年间始归信华严宗也｡标点者不明“杂华”之意,遂割裂为二,则不可解矣｡

附按:前数句亦费解,当改读作“而九沙外环,一院内摄,宛福城之化,袭清凉之号”｡

同书卷一“九沙”条云:“九沙为沿山路,南宋车驾入禹航洞霄宫道也｡凡十有八里,络以

小河,夹岸皆茶竹梅栗｡”又卷二“古福胜院”条云:“涧外环以腴畛,畛外环以九沙｡”与

“九沙”相应,西溪古盖有“九院”,本篇下文云“自后郡城有高丽､华藏诸刹,皆九沙一

沙一院之下院耳”,可证,故此云“九沙外环,一院内摄”｡而“福城”“清凉”则皆为与佛

教相关的地名｡

例十七,卷四吴应宾《复古法华寺碑记》:“今而后,当知法华之土一,一尘中有无量如

来,转大法轮｡法华之刹一,一空中有无量菩萨,兴大供养｡入此观门诸我,我所一时消殒,

了不可得｡后之檀越之僧,若刹那顷作是念言此｡我所布施,物我应有分,此我所劝请,物

我应私享｡当知尔时一,一念中有无量毒龙,以贪欲火烧其慧命｡”

按:这段文字应改读作:“今而后,当知法华之土,一一尘中有无量如来转大法轮;法

华之刹,一一空中有无量菩萨兴大供养｡入此观门,诸我､我所一时消殒,了不可得｡后之

檀越之僧,若刹那顷作是念言:此我所布施物,我应有分;此我所劝请物,我应私享｡当知

尔时一一念中有无量毒龙,以贪欲火烧其慧命｡”其中的“一一”与“无量”相对,“一一”

意谓逐一､每个,极言其少,“无量”极言其多｡“诸我”后的“我所”指与“我”相对之外

物｡如此等等,所述皆为佛教理念｡而褚本不达于此,胡标乱点,则不知所云矣｡

例十八,卷四钱士升《古法华寺缘疏》:“盖莲池大师修净立教,万行庄严,四方缁素雷

动云集,迄今垂数十年｡法派或合或分,而恪守遗教,梵唱诵诗,昼夜不懈｡善知识目为法

门,周､孔良非虚语｡”

按:“善知识”以下二句费解,当改读作“善知识目为法门周､孔,良非虚语”｡“善知

识”泛指高僧,此句意谓高僧大德们把莲池大师看作佛教界的周公和孔子,极言莲池大师在

佛教界声誉之尊崇｡憨山大师《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》云:“先儒称寂音为僧中班､马,

予则谓师为法门周､孔,以荷法即任道也｡”可参｡褚本把“法门周､孔”横腰截断,殊误｡

附按:“诵诗”诸本皆作“诵持”,“诵持”意为诵念经文并持守之,褚本误录｡

例十九,卷四陈组绶《龙归院缘起》:“僧非僧待僧者,亦以非僧待僧,只堕入恶趣耳｡”

按:引文当读作:“僧非僧,待僧者亦以非僧待僧,只堕入恶趣耳｡”上文云:“一瓢衲

外,指云海我家,人情物态,无事与之作缘者,僧也｡”接云:“客至,磬折道左,修主宾惟

谨｡”此即所谓“僧非僧”也｡又接云:“仆马鲜华,怒气相伺,则煮茶献果,客亦甘饵弗怪｡

小有忤,则诟谇随之｡”此即所谓“待僧者以非僧待僧”也｡褚本以“僧非僧待僧者”六字

连读,则原文不可通矣｡

4､不察词义文意而误

例二十,卷一纪胜序: 庵曰:“钱塘,三天都之一,江雄罗刹,湖艳西子,名胜甲海

内｡”西溪,一洼水耳,敻古未闻｡自宋辇经途,斥为皋壤｡沟塍鳞次,耕渔栉比,兼饶梅

竹茶笋,而香雪十八里,遂成佳话矣｡然启北郭扉,不越一由旬地,而可庵可庐,可稻可蔬,

可舟可梁,可濯可湘,岂竢越鲸波,跻鸟道,聚粮三月而后至哉!窅然尘壒之表,宛在樊圃

之间,西溪所以为最胜也｡——纪胜第一｡

按:“ 庵”应系吴本泰的号,上揭引文又见于吴本泰《吴吏部文集》,题为“纪胜小

序”,可见这一整段话都是“ 庵”所云,如需加引号,则应整段都加｡褚本所加引号止于

“名胜甲海内”,误｡后三卷卷首同样有“ 庵”的小序,褚本引号起讫同样有误｡

例二一,卷四王世贞《佛慧寺白业堂记》:“朗公不以充衣食供,而买地碧峰之址,大约

亩三十,而微剪棘夷,块中为堂五楹｡”

按:“而微”以下十一字不知所云,宜当改读作“而微剪棘夷块,中为堂五楹”｡“剪棘”

谓剪除荆棘,“夷块”谓平整土地(“夷”指铲平,“块”指土块),文义平实可解｡唐韩愈《许

国公神道碑铭》:“翦棘夷道,兵且至矣,请备之｡”“夷道”指平整道路,“夷”字用法同｡

标点者不明“夷块”之义,而以“块”字属下读,大谬｡

例二二,卷四吴应宾《复古法华寺碑记》:“众仍请之郡守,庞公承宠捐金给,额改为复

古法华寺｡”

按:例中“额”非匾额之额,而是名额之额,当属上读｡古时寺庙需由官方额定人员编

制,称为“给额”｡褚本“给”“额”分属上下句,谬｡

例二三,卷四释智《达源禅师传略》:“栖迟､万寿一坐具地,诸方名衲往来,若石雨

方禅师､素华旭法师,皆与师称莫逆交｡”

按:“栖迟”乃游息之意,而“万寿”系指万寿庵,二者质性不同,难以并列,故首句

宜改读作“栖迟万寿一坐具地”｡褚本不明“栖迟”之义而误读｡

5､不明典故出处而误

例二四,卷四宋刘《法华山重修东岳庙记》:“阴相默佑,上扶圣寿,齐箕翼之｡长

帝业巩山河之固,重臣钧算与国同休｡”

按引文应改读作:“阴相默佑,上扶圣寿齐箕翼之长,帝业巩山河之固｡重臣钧筭,与

国同休｡”“寿齐箕翼之长”语出《荀子·富国》:“为名者否,为利者否,为忿者否,则国安

于盘石,寿于旗､翼｡”杨倞注:“旗,读为箕｡箕､翼,二十八宿名｡言寿比于星也｡”褚

本不明出处,胡点一气,则原文不知所云矣｡

例二五,卷四郎瑛《重修东岳行宫碑记》:“士有疑曰:‘岱宗,载之舜典明矣｡不崇朝

而雨天下,见于《春秋》､《传》:祈雨旸者,理也｡祈寿､逐疫,招魂､追远,假死生利害

以惑众,毋亦溷于淫祠之类欤?’”

按:“《春秋》､《传》”当改作“《春秋传》”,但据上文标点,不知见于《春秋传》者究为何语｡查《公羊传·僖公三十一年》:“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,唯泰山尔｡”而“祈雨旸者,理也”云云并非《春秋传》语,而是“士”自己的话｡故原文相关文句当改读作:“不崇朝

而雨天下,见于《春秋传》｡祈雨旸者,理也｡”褚本不明引文所本,于“传”后施冒号,非

是｡又“舜典”乃《尚书》篇章之一,应加书名号｡

6､不明语法音韵而误

例二六,卷二“浪雪居”条:“石筠亦多高士,晦养岩扉,每花晨月夕,杖笠往来,商

道无倦｡”

按:上文云:“浪雪居,在溪左迭嶂下,青芝之麓,逼邻石筠,对峙凷庵｡”所谓“石筠”

系指石竹,乃景物名而非地名｡如此,则“石筠(石竹)亦多高士”讲不通｡其实原文“石

筠亦多”四字后当改施句号,“高士”则应改属下读｡

例二七,卷四吴本泰《大苏林碑记》:“昔也钲鼓旌旗,今也钟鱼瓢锡焉｡知此后不更为

战斗之场､歌舞之苑乎?”

按:次句末字“焉”语气不顺,应改属下读,作疑问代词,相当于“哪里”｡“焉知此后

不更为战斗之场､歌舞之苑乎?”是反问句｡而“昔也钲鼓旌旗,今也钟鱼瓢锡”则为对偶

句｡褚本不明语法,以“焉”属上读,则上下文句皆不顺｡

例二八,卷四洪瞻祖《西溪旧志》:“山桥届湖,三表安乐井寺非双白粟董凿｡南梁百

丈导溪,为江介清穆,赵褒封师,保以敉大邦｡”

按:上揭引文穿插地名人名,文句艰涩,不知所云｡其实这是一段韵文,三句一韵,押ɑnɡ韵,原文应改读作:“山桥届湖,三表安乐,井寺非双｡白粟董凿,南梁百丈,导溪为江｡

介清穆赵,褒封师保,以敉大邦｡”其中的“白粟”当作“白栗”,同书卷一“白栗山百丈里”

条:“镇西南又二里,曰白栗山｡山前即百丈里｡宋开庆间,董氏三荆宦成,递捐赀以通江

道｡今石桥百丈之址犹存｡”“白栗董凿”即指此而言｡褚本不明其为韵文,宜乎其句读之多

谬也｡

三､误录

正确录文是古籍整理的基础一环｡但地方文献史料中夹杂的大量古代各地的地名､人名

及方言俚语,今人看起来往往很生疏;加上作者或刻工时或用一些不见于高头讲章的方俗用

字,而出版者通常又要求用简体字排版,于是更增加了正确录文的难度｡所以要给地方文献

史料录文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｡《西溪梵隐志》作为一本西溪地方的志书,古地名､人名､

方言､俗字触目皆是,正是这样一部不太容易正确录文的文献｡然而褚本的标点者似乎非常

欠缺小学方面的根底,工作态度又很不认真,却又喜强作解人,于是录文多谬误也就是必然

的了｡褚本这方面的错误同样是举不胜举,这里我们也仅择要举例加以说明｡

1､不明方俗用字而误

例二九,卷首钱朝彦《梵隐志叙言》:“《梵隐》一志始衲子心海,数年来松道人成之｡”

按:松道人,褚本正文每卷卷首又有“松庵曰”云云,所谓“松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 ”｡

查“ ”字较早见于金韩道昭编的《改并四声篇海》,该书卷七木部引《川篇》:“ ,音雨,

松也｡”其中的“音雨”乃“音两”之误,而此“ ”乃“ ”的讹俗字｡故宫本王仁昫《刊

谬补缺切韵》上声养韵力奖切:“,松脂｡”即此字｡“ ”又为“樠”的讹俗字,说详杨

宝忠《疑难字考释与研究》(页370,中华书局2005),此不赘述｡但《西溪梵隐志》中的“”

字似与《改并四声篇海》的“ ”字无涉,疑为吴本泰自创的俗字(盖从木从雨会意)｡褚

本因《改并四声篇海》“ ”字释“松也”,而不顾其读音完全不同,遂径改“ ”为“松”

字,大谬｡

2､不识古字而误

例三十,卷首吴本泰《西溪梵隐志》自序:“衲师心海广宾草《法华伽蓝记》,排纂颇赅,

未及成书,化去｡”又卷三《河渚渔歌》,作者署“释广宾”｡

按:所谓“宾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”形,盖“”字俗写｡“”字《说文》从宀､

丏声,释冥合,《广韵·霰韵》音莫甸切;《集韵·真韵》又以“”为“宾”的古字｡这

两种用法的“”同形异字,并非同一个字｡“广”的“”用的疑为前一种音义｡褚本

径改录作“宾”,又不加以说明,殊非切当｡

例三一,卷四吴本泰《秋雪庵碑记》:“以余所睹,澄清者,即八功德水;纷惠者,即天

曼陀罗;轩跱者,即宝纲楼阁｡”

按:“惠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旉”,“旉”并非“惠”字,而是“敷”的古字｡标点者不

识“旉”字,以其与“惠”字形近,遂改录作“惠”,谬｡又“宝纲(綱)”各刻本实皆作“宝

網”,褚本误录｡

例三二,卷四徐继恩《新伊法师圹志》:“后得本金铆,即今募塔奉师瘗者也｡”

按:“铆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 ”,“ ”为“矿”的古字,与“铆”字(《集韵·有韵》

音力九切,释“美金”)音义皆大异,褚本以二字形近,遂牵合为一,谬也｡

例三三,卷四释寂然《凷庵记》:“灵竞磊砢,枝分萃丛,列于钱塘而两湖吞也｡”

按:“灵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 ”｡考《龙龛手镜·山部》云:“ ,或作;岭,正:音

零,山深皃｡”是“ ”乃“岭”的异体字,指山深貌｡“ ”与“灵(靈)”音同形近,而

字义则全然无关,褚本录“ ”作“灵”,非是｡

3､因繁简转换而误

例三四,卷二“龙归院”条:“宋绍兴间,帝幸洞霄宫,天间灵物,自辇道中窃辔入坞,

因改古寺为‘龙归’｡”

按:前一“间”字光绪本作“閒”,后一“间”字光绪本作“閑”,顺治本､道光本同｡

“閒”“閑”指空闲､清闲一类的意义可以通用,皆可简化作“闲”;但“閒”指间隙､空间

和“閑”指护栏､马厩一类的意义时二字不通用,“閑”不可简化作“间”｡上揭引例“天閑”

指皇帝养马的地方,“閑”指马厩｡标点者不达于此,误以“天閑”为天间,遂把“閑”简

化作“间”,大谬｡

又卷四冯梦祯《圆通庵东晖禅师塔记》:“日执役,夜力参,寒暑靡闲｡”其中的“闲”

字光绪本实作“閒”,顺治及道光本作“間”,此“閒”或“間”指阻隔､间隔,后世通常写

作“間”字,简化字则应作“间”｡褚本简化作“闲”,亦谬｡
 又卷四释寂然《凷庵记》:“岁未及艾,故识半凋,获闲放邱林有几?予亦胡德,独乐斯
凷哉?念幼孤且病,师又早背,淘煅(陶煅)失时,胹调无方,茕茕劳悒,至早惫无用,勿
克躬偕有德徒间于岩,实自耻耳｡”其中的“闲”与“间”刻本实皆作“閒”,文中当皆为清
闲义,简化字皆应作“闲”｡原文“勿克”以下当改读作“勿克躬偕有德｡徒閒(闲)于岩,
实自耻耳”｡褚本一简化作“闲”,一简化作“间”,或不明文意之故欤?
 4､因粗疏而误
 例三五,卷四释寂然《凷庵记》:“念幼孤且病,师又早背,淘煅(陶煅)失时,腼调无
方,茕茕劳悒,至早惫无用,勿克躬偕有德｡”
 按:“腼”字辞书释害羞貌,“腼调无方”费解｡查各刻本“腼”字实皆作“胹”,“胹调”
本指烹调食物,文中喻指治理政事｡宋王安石《送刘贡父赴秦州清水》诗:“刘郎高论坐嘘
枯,幕府调胹用绪馀｡”“调胹”“胹调”义同｡褚本误“胹”为“腼”,当属粗疏之失｡
 例三六,卷一“放山台”条:“旧有大士阁,三面皆山,当窗豁如｡乃穿木立屋,卧扉
托足,颜曰‘放山快此’｡曰放山到眼也｡”
 按:后一“曰”字各刻本皆作“日”(与上“曰”字字形明显不同),“日”谓每日,文
意顺适｡褚本录作“曰”,或亦粗疏之失｡
 例三七,卷四徐甲《西溪法华坞总纪》:“及历高阜,忽见莲幢族涌,窣堵焕然,为古法
师普同藏瘗处｡”
 按:“族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簇”,褚本误录｡
 例三八,卷四黄汝亨《永兴寺碑记》:“西溪名利,曰永兴寺,当灵竺之后山｡”
 按:“利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刹”,褚本误录｡此二例亦粗疏之失｡
 5､因妄改而误
 例三九,卷二“斋”条:“古老以曲水为佛龛,炜师以花坞为曲水,灯灯相继,絶后
光前,法华三昧,得力久矣｡”
 按:“佛龛”各刻本实皆作“佛陇”,“佛陇”不误｡天台山西南隅有一峰名佛陇,游其
山者多见佛像,故名｡天台山为天台宗的发源地,论者或即以“佛陇”为天台宗或其创立者
隋高僧智者大师的别称｡引文中“曲水”指古德法师(即同条上文所称之“古德老人”)住
持之西溪曲水庵,“花坞”则代指在花坞的“斋”｡“古老以曲水为佛陇”指古德法师把曲
水庵视作“佛陇”衣钵的传承者;“炜师以花坞为曲水”指炜师把斋视为曲水庵衣钵的传
承者(同条上文称 斋心光师“为古德老人传衣”),故下接云“灯灯相继,絶后光前,法
华三昧,得力久矣”｡褚本“佛陇”作“佛龛”,盖标点者以“佛陇”义不可通,遂臆改作“佛
龛”,却又不加以说明,大误｡
 例四十,卷一“横山草堂”条:“山云澹澹山溪冷,华向此间立清影｡怜花忆花还自省,
我于花神有深领｡辟如洛水之丽人,体闲仪静出风尘｡忽然相遇岩之畔,岂似人间虢与秦｡
君不见夜月空山一海棠,苏子当年也伤神｡”
 按:这是一首七言古诗,诗中频频变换韵脚｡其中末句“伤神”各刻本实皆作“断肠”,
“断肠”不误｡原诗末联换韵,“肠”与上句“棠”押韵,而非与其前的人､尘､秦押韵｡
褚本作“伤神”者,盖标点者以“肠”字与前二联失押,故滥施斧钺,可谓无知而妄改｡
 例四一,卷四《北高峰梦感记》:“近有邪魅肆狐,借吾之名,妄求祭享,吾当驱除耳｡”
 按:“借”字各刻本实皆作“假”｡“假”“借”义同,而后世多用“借”字｡标点者习于
今而忘于古,遂臆改作“借”,不妥｡

 上面我们分三个方面讨论了褚本《西溪梵隐志》标点校录中存在的问题,限于篇幅,这
种讨论只能是举例性的｡其实,褚本存在的疏误还要多得多｡以前人们往往用“错误百出”

来强调某一本书疏失之多;而褚本的疏误如果用“错误千出”来形容,那决不会是一个夸张

之辞｡这一事实告诉我们,地方文献的整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｡它既需要整理者具有

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,有良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,更需要整理者以戒慎戒惧之心面对我们的祖先留下的遗产,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｡只有这样,才可以不犯或者尽可能少犯错误｡否则,重悂貤谬,害己害人,想必我们的先人在九泉之下也是会不安的｡